

徐国史迹钩沉

赵东升

(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The earliest state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is Wu State, while in the northern part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Xu State. This paper gives a full account on Xu State history while emphasizes on its territory variation during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ith the help of predecessors' achievements,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records.

Key Words: Xu State Historical Sites Variation

内容提要 江苏境内能确立的最初国家史,南土以吴国为要,北方属徐国最重。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文献和考古的资料,对徐国的史迹作一论述,重点在于西周和春秋时期徐国的地域变迁。不同于前人之处,是以史料所记载内容的时间为序,从早到晚罗列文献并进行分析,力求廓清当时徐国的分布地区及主要事迹,即是从史料看历史,而不是从历史寻找史料。

关键词 徐国 史迹 变迁

中图分类号 K871.3

文献标识码 A

一 徐之起源、西周以前的徐

关于徐国的起源,徐国的族属以及西周以前的徐等问题,历来说法不一。由于本文主旨不在此,故略述前人成果,并稍作评述。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徐族属于夷族系,徐为嬴(或奄)姓,但具体在夷族系中的地位和分布范围稍有不同。徐仲舒^[1]、朱玉龙^[2]、贺云翱^[3]认为徐属淮夷,李修松认为:“徐夷与淮夷均为嬴姓,实为同族,原是东方少昊氏鸟腾族团中的一支,早在夏代之前,即由今山东曲阜—潍水一带迁居淮水流域,在商代曾有包括徐夷在内的东、南、西、北四方淮夷”^[4]。徐仲舒也认为它就是古史中提到的南淮夷。顾颉刚认为徐是东夷嬴姓中的一个大族—鸟夷的一支,徐与淮夷虽为一族,但是不同的两支^[5]。何光岳认为徐是居住于燕山一带的鸟夷—燕族最早分化出来的^[6]。陈梦家认为徐属夷族,但属于来自东北的佳夷^[7]。李白凤指出,徐既不属东夷,又不属淮夷,亦不属殷,而是与以少皞氏为祖

先的奄、莒、郟、邾为同一部族^[8]。在《诗经·鲁颂·閟宫》(详下引文)中说“淮夷”,又说“徐宅”、“南夷”,可见把三者分得很清楚,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得出他们三者地域接近,都在鲁国的东和南面。根据顾颉刚的研究,南淮夷实际上就是逃到淮河流域的淮夷,徐和淮夷都属于东夷族系。但笔者认为,南夷或称为南淮夷,实际上是真正的淮夷,它早在商代就已经成为威胁中原的一股强大的力量了,在商王武丁及以后的卜辞中经常看到“征南土”或“南邦方”的字样,陈梦家考证此“南土”或“南邦方”在今商丘东南淮水一带。此外,郭沫若、容庚等先生皆在甲骨卜辞中考证出商王征伐淮夷的文字^[9],即使在西周一代和春秋时,此地的淮夷仍然非常的强大,并且地域还扩展到了江汉地区^[10],因此淮河流域作为淮夷的老根据地当是有根据的。而在《閟宫》中所提到的位于山东的淮夷,笔者认为应是东夷的一支,因位于潍水流域而得名,顾颉刚先生曾用大量的证据论证在古代“潍水”即

“淮水”^[11]，足可信。也就是说，当时至少存在两个有资格称为“淮夷”的，而对于鲁国来说，当然最清楚与之临近的且关系密切的“北淮夷”，而对于南面的真正的淮夷只能称为“南夷”了。

徐国的起源地，共有以下 8 种说法。1. 在山东东南部、江苏北部和安徽东北部，自徐州以东至于海滨。2. 本居泰山附近，或说山东邹县是徐人的故土，后逐渐南迁于淮水流域。3. 山东曲阜一带可能是嬴姓中心，徐族和那里的远古居民在血缘上有同源关系^[12]。4. 徐是居住在淮水以北、黄河故道以南的古老部族^[13]。5. 发源于东北，后沿海岸南下，止于徐州而得徐夷之名^[14]。6. 徐族的摇篮在燕山一带，始居地在今河北省玉田县北二十里的徐无山，后西迁山西榆次，再迁河南温县，河南嵩县的三涂山即因徐族而得名。商代末年徐族来到了今山东滕县^[15]。7. 徐族来源于夏代以前的涂山氏，原居地在今安徽省怀远县东南，淮河之畔的当涂山。是皋陶的后裔。后除留居淮北者，其中一支随嬴姓秦人和赵人北迁和西迁，先到河南温县，再到山西屯留、壶关县东南一带，接着其中一部分又向西迁至今山西榆次县的古涂水流域。另外向东迁徙的一支即是后来的徐国^[16]。8. 从徐的三处旧居地来看，徐先在鲁东兰山、郟城一带，后主要一部分迁至山东滕县南，运河的东岸，一部分迁至保定市北，涞水县南。前者后又南迁^[17]。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徐是东夷族系中的一支，属嬴（或奄）姓，徐夷与淮夷、南淮夷不是一个族系。徐的疆域（或其散居地）甚广，并不能任选一处作为起源地，起源地应是其早期的中心分布地域。东夷族是相对于华夏和南蛮族系的，它以山东和苏北为中心的，东夷族只能向北或南迁徙，从华夏族系范围内迁来的不是夷族。因此徐族只能从鲁东或南出发，徐的起源地亦应在此。在燕山一带，汉东地区或淮泗一带的徐族皆是其迁徙分散地。

至于西周以前的徐，先秦史籍无载，语焉不详，渺不可求。而有些学者把甲骨文中出现的南土、南邦方、夷方、人方等与徐方结合，实属推测。因为如果徐国当时存在，那么完全可以以徐字表示。而不至于以上述不确切名字代替；如果徐姓当时没有产生，那么就不能确定任何一个名字与徐族有关了。而关于“涂”“徐”字为“徐”之音转，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徐族史迹，亦难说通，因为目前发现的徐国青铜器，“徐”字写为“邗”或“郟”，周人称为“舒”，而没有做以上写法的。如果照以上说

法，那么与徐一音之转的字有很多，就不知徐有多少起源了。有学者说“涂”当为徐族居于水边，“徐”当为徐以干栏式房子居住，那么“徐”是否说明吃饭的徐人；“徐”为坐船的徐人呢？这显然讲不通！

二 西周时代的徐国

西周时代，周公、周成、康、昭、穆、厉、宣王执政时期，周、徐之间都发生过较大的战争，徐兵多次攻入周土，周王室也不只一次兴兵伐徐。这在《尚书》、《诗经》、《竹书纪年》、《史记》等书中都有记载。乃至春秋，徐史在经传中得到了较详细的记载（详见附录）。因此，我们说真正的作为一个复杂变迁国家的徐国历史应该从西周初年开始算起。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商代时徐国已存在，也许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徐与殷实为同族，或徐人中有相当的殷遗民^[18]，从而徐与商在大部分时间保持和平相处，造成了史料缺乏，周代才世为仇敌。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西周以前的徐是基本没有地域的变迁的，基本上均处于鲁中南一带。只是到了西周时代，受到西周王朝和鲁国的挤压才离开原居地流徙变迁的。下面我们把西周分成早中晚三期进行介绍，这三期基本上是以武功卓越的周公、穆王和宣王朝为中心的。

1. 周公、成王、康王时期

《尚书·费誓》：“公曰：嗟！……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善敕乃甲、冑，殄乃干，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速！……”

《书序》：“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孔《疏》：“诸侯之制，于郊有门。恐其侵逼鲁境，故东郊之门不开……东郊不开，则戎、夷去鲁近矣。”

《左传》定四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是使之取事于鲁。”

《逸周书·作洛》：“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族以畔。周公、昭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陵。”

后两条可以看出，伯禽受封时所分得的被征服的民族，徐氏是其一。也就是说，周初徐在鲁范围之内。

以上四则史料说明，周公东征后，其子伯禽新封在曲阜，最接近的两个邻邦——淮夷和徐戎都起来攻打，迫使鲁国东郊的交通被迫封锁。可见这两

个国家都在鲁国的东面。徐称为“戎”，淮夷称为“夷”，又可看出他们未必是一族，至少是一大族的两支。还可以得出，周公东征主要并不是针对徐和淮夷的，也许周公东征的主要目的除三监外是东夷地区的奄和蒲姑，然后把奄的原地封了鲁，蒲姑的原地封了齐。因此才造成了鲁国的“东郊之门不开”和“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和甲戌，我惟征徐戎”的后续事情。

《诗经·鲁颂·閟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保有鳧、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徐和淮夷在被鲁国灭亡之后的聚居地。鲁人经龟、蒙两山可到淮夷，经鳧、峰两山可到徐国。依《金史》、《明史》、《清史稿》和《清一统制》的说法，龟山在泗水县东北，蒙山在蒙阴县南，鳧山在邹县西南，峰山在邹县东南。蒙山和峰山尤存在于现在的地理区划中，蒙山山顶现称为龟蒙顶，由此可见其渊源的唯一可靠性。也就是说，在伯禽完成对徐国的进攻以后，徐国已经离开位于鲁东的旧居地，而迁徙到了鲁南、苏西北和皖东北一带。

2. 周昭、穆 - 厉王时期

《礼记·檀公下》记徐大夫容句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

《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

《史记·赵世家》：“造父幸于周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后汉书·东夷列传》中也记有类似的话：“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师伐宗周，西至河上”。（详下引文）。

徐旭生先生在论述到这一方面时，引用《古本竹书纪年》等书论证周穆王曾经大规模征伐过徐国。并且根据《左传·昭公四年》中“穆有涂山之会”的记载，认为在这里的会盟当与有事于徐国有关。他认为涂山是安徽省怀远县淮水南岸的一座小山，与徐很相近。在本文中，徐先生还论述到此时应在伯禽东征前后，徐国仍位于鲁西南一片地方，因为“此后徐国或已南迁，离黄河太远”^[19]。笔者认为，此时应在伯禽东征后，徐国处于鲁南、苏西北和皖东北一带，离黄河并不远。同时，穆王的会盟当是在穆王伐徐之役后进行的（详下）。

《班簋》著录于《西清古鉴》十三，称为《毛伯彝》。它记录了毛公、吴伯、吕伯等奉了周王的命令，伐东国厥戎，经历3年之久，才“静东国”。郭沫若、陈梦家等先生认为其属成王时器，唐兰、于省吾、刘心源、杨树达、李学勤等先生认为其为穆王时器，笔者赞同后者的看法，因为根据上述唐兰派学者的古文字学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班簋》的铭文字体、器形和花纹已经显示出脱离早期的风格，而倾向于中期，即穆王时期。根据后者的研究，他们认为，伐厥戎即是伐徐国，东国厥戎应是徐国的别名。也就是说，当时的厥戎应该处于中央王朝的偏东部，而不偏南。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周穆王在伐徐之前，徐国仍然居住于鲁西南、苏东北和安徽北部地区，相比于伯禽征徐之后的聚居地没有多大变化。而穆王征徐之后，徐族又被迫南迁，南迁于何地，我们又只能从以后的史料中才能看出。穆王盟于涂山的事实也只能是在伐徐之后才能进行，因为此时徐国已南迁，不至于会使周穆王腹背受敌，另外，《今本竹书纪年》也把此次会盟列于此役后两年也可得一证。此时穆王的盟会，笔者认为主要内容当是怎样处置徐国，而使之不再强大，重要措施就是把徐国分散成许多同姓小国。穆王之后各王，周与徐基本上无大战事，徐国基本上也就处于发展时期。

3. 周宣王、幽王时期

《诗经·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阍如虓虎。铺敦淮渍，仍执丑虏。……王旅啍啍，如飞如翰，如江如汉，……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徐国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

这是周宣王任命南仲、皇父、程伯休父等将帅出兵大伐徐国的诗。诗中说“南国”，说“淮浦”，又说“江汉”，分明徐国那时已经南迁到了淮河岸上，不再是鲁西南、皖东北的一国了。这也可以说明上面提到的“东国厥戎”在东而不在南。这也可以从以下数条中看出。

《后汉书·东夷列传》：“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师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

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得骥驂之乘,乃使造父御师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至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

张华《博物志》七《异闻》:“《徐偃王志》云:‘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仓,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东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孵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为弓,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皆伏从,伏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遣使乘驷,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残害其民,为楚所败;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灵…’”

刘向《说苑·指武》:“王孙厉谓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义之道,汉东三十二国尽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对曰:‘大之伐小,强之伐弱,若大鱼之吞小鱼也,若虎之食豚也,恶有其不得理!’文王遂兴师伐徐,残之。徐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好行仁义之道而不知诈人之心,以至于此!’”

《淮南子·人间》:“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犹石之投卵,虎之啖豚,又何疑焉!且也为文而不能达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此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

《韩非子·五蠹》:“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

以上诸史料,如果剔除相互矛盾之处(如周穆王与楚文王或楚庄王同时,存在三十二国和三十六国两种不同的说法等)只谈了一个故事,即徐偃王为了行仁义而国势隆盛,如果楚不灭徐,至少需附属于徐。那么当时到底是处于周穆王时期还是楚文王或楚庄王时期呢?结合《诗经·大雅·常武》的说法,周宣王时期徐国在淮河南岸,那是经过穆王一世的征伐才迁于此地的。而上述文献中提到的“潢池东”、“汉东”和“江、淮”指的是河南省

西南部黄河以东,大别山北部、安徽省江淮之间西部的一片地方。江淮流域的嬴姓之国固有舒、蓼、六、桐,汉东的嬴姓之国也还有江、黄、郟等。徐既在南迁后还保存相当的实力,当然有资格做他们的宗主国的^[20]。那么这些文献中所提到的史迹自然是与诗经中提到的大致处于一个时代,也就是在周宣王时期徐国实际上已经南迁到了黄河以东、安徽省江淮之间西部一带^[21]。只有在这一带,徐王才能可能赢得30多个同姓诸侯的依附;在这一带,徐王也有可能“欲舟行上国,乃通陈、蔡之间”^[22];也才可能与楚相邻,从而引起与楚的战事。如果依照以上史料的说法,穆王打败徐国,徐国“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宣王“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经过穆王的征伐,徐国已经迁徙到了大别山以北的江淮之间西部,周宣王所攻打徐国就在这里。而当时楚国与周王朝比起来,显然是周王朝占主导地位,楚国当时并没有向东经略^[23]。楚文王(公元前689~675年)和楚庄公(公元前613~591年)显然同周宣王不处一个时代,更不用说同周穆王了。可是文献中为什么还把他们杂糅在一起呢?笔者认为,当徐国南迁到此地时,楚正处于汉西,与徐可谓“一衣带水”,虽然如此,但是当时楚国主要是向北经略,并没有顾及到东方的徐国,只是在春秋时代,楚国的北进受到晋国的强大阻力后,才经常与徐国发生关系,也经常发生战争。徐国在周穆王时曾“率九夷师伐宗周,西至河上”,周穆王当时与徐势必有一场大战,这件事对周王朝乃至中国历史影响深远,以至于长期留在后人的记忆中,这从《左传·昭公元年》记载:“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徐被列为叛国之首恶)中可见一斑。当徐国迁徙到此地并且在周宣王时代逐渐强大后,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周王朝和西南方的楚国的双重威胁,楚国无心于徐,只有周王朝才能有事于徐。只是由于春秋时代楚国对于徐国的连年战争,后代的人们才会把这次周宣王的征伐错安在楚国的名王楚文王或楚庄公头上,实际上周宣王这次征伐的规模决不亚于周穆王。将楚国和周穆王挽救王朝的壮举结合起来从而突出楚国的作为,不知是否是有人特意为之。由于人们记忆的原因,宣王被埋没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之,事实本是存在的,却弄错了主事者。通过分析,我们还是可以恢复历史的原貌的^[24]。

徐国迁徙到此地后,仍保留有强大的实力,同姓诸族皆奉其为首领。但是由于其“行仁义”,各族

之间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政权关系,各自为战,这就为春秋时代被楚国各个击破,最终灭亡于吴国之下埋下了隐患。

三 春秋时代的徐国

徐自被宣王征服以后,大约经过了近100年的艰难历程,才又渐渐从困顿中苏醒过来。春秋时期的徐国,直到鲁庄公二十六年始见于记载,“公会宋人,齐人伐徐”。

根据文献记载和众学者的研究,春秋时期,徐夹处齐、楚、吴三大强国之间,一开始,是受到齐和楚的压迫,但基本上是与齐交好。春秋中后期,则徘徊于吴楚之间,从楚则吴伐,从吴则楚攻,处境险劣,国无宁日。国势因此由盛转衰,最终终为强吴所灭,做了大国争霸的牺牲品。

我们从《春秋》和《左传》中可以看出春秋时代的徐国变迁与衰亡的历程。

对于春秋时代徐国衰亡的历程,学者多有论述,可参见徐旭生、贺云翱、朱玉龙、何光岳等诸先生的文章。这里我们主要是根据史料记载推断徐国当时的疆域和都城所在。

徐国在汉东江淮之间西部的居地,北、西、南三面分别被齐、鲁、宋、陈、蔡、随、楚、吴、越诸国环绕,徐国被周宣王打败以后,如果逃亡,只有东逃,即沿淮河东下。也就是今淮河下游一带。根据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引《汇纂》:“案徐偃王为周所灭,后为其子宗为徐子”的记载,也不排除徐国接受了周王的分封,而只享受子爵,这样也才有可能在原地保留徐的宗国舒、蓼、六、英等。具体逃亡或者是分封到何地,请看以下数节。

《后汉书·东夷传》曰:“……偃王……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水经注·济水》、《太平寰宇记·泗州》和《元和郡县志》皆沿此说。然此说法起源较晚,先秦古籍有关徐史记载中几不见佐证,且武原县在今邳县境内,时邳是邳国国境,又近邳都,其同地同时并立徐都似有疑问^[25]。当时苏北诸地被宋、薛、齐、邾、莒、鲁、邳、钟吾、邳犹^[26]诸国控制,现在的洪泽湖以西地区又都为蛮荒之地,且为淮夷控制。只有今洪泽湖以西、南,即今泗洪、泗县、盱眙诸地尚可安身。

《春秋》僖公十五年“三月……楚人败徐于娄林”,《左传》同年“楚败徐于娄林,徐恃救也”。按《春秋左传注》:“娄林在今安徽省泗县东北”^[27]。僖公三年,徐人取舒;僖公十七年,“齐人、徐人伐英氏”,看来徐还想取回自己的地盘。可是占舒不

到35年,即文公五年,楚人灭蓼、灭六;不到57年,即宣公八年,“楚为群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此时徐国的实力和当时的形势已不能同日而语。文公七年,徐伐莒也未成功。看来徐确实处于楚、齐之间,它力求扩大自己的地盘,却进展甚微。以上是在吴国没有崛起之前,当吴国崛起之后,徐国处在楚、齐和吴的三重包围之下,处境弥艰。只能沦落到受人摆布的地步了。

成公七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昭公六年“秋九月,大雩,旱也。徐义楚聘于楚(杨伯峻注:徐国在今江苏泗洪县南)。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鬬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杨注:当起自今安徽之霍丘、六安、霍山诸县之间,西迳河南光山固始二县,抵信阳市及湖北应山县之东北)。而次于乾谿(杨注:乾谿在今安徽亳县东南七十里,与城父村相近)。吴人败其师与房钟(杨注:房钟即今安徽蒙城县西南)……”。从此段话可以看出,楚国明显是在避开吴国和徐国的锋芒,绕道北边南下然后顺淮河攻徐之背后,可惜由于吴国的强大,还是破灭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徐国就在泗洪、盱眙一带。

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杨注:州来,今安徽凤台县),次于颍尾(颍水入淮处,亦曰颍口,今安徽正阳关),使荡侯、潘子、司马督、箴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谿,以为之援。”这种架势,整个就封住了徐国的退路。可是在随后昭公十三年“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师”。吴国势力已经超过楚国,而深入楚国之境了。

昭公十六年“十有六年春,齐侯伐徐”,“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杨注:蒲隧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南),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昭公十九年“邾人(在山东邹县一带)邾人(在山东滕县南)、徐人会宋公。乙亥,同盟于虫(杨注:虫,邾邑,当今山东济宁县境)。”至此,徐国应在睢宁县一带以南地区。结合钟吾、邳犹、楚、吴诸国,就在睢宁、宿迁、盱眙、泗县围成的区域内。既然如此,那么徐国的都城在哪里呢?

昭公三十年“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楚沈尹戌帅师以救徐,弗及……。”此时楚国已不能与吴抗衡也!“防山以水之”肯定是灌徐之都城,我们就从此入手。杨注曰:“杜注:‘防壅山水以灌徐。’此盖利用堤防以山水攻城最早记载。”《光绪盱眙

县志稿》中引顾炎武《郡国利病书》：“春秋，吴伐徐，防山以水之。今故城昔徐城也，去淮水可三四十里。淮北无山，下流至清河亦无山。阖闾虽强，未如梁武，梁武不能因浮山堰上流以灌寿阳，阖闾能无因而曲防之以灌徐乎？今盱眙陡山在淮南岸，逼城下流势，可因以防水，自城东南抵东北堤岸绵互，地形皆高，似是防山遗迹。按陡山即斗山，去淮水可三四十里。”据笔者调查，徐国所处地区，确实如顾炎武所说，皆无山，只是存在一些低矮丘陵，只有在宿迁西北的晓店乡、盱眙县的西南部和西部才有山，按《太平御览·隋唐五代卷》（第四十八卷，地部八）中介绍了盱眙名山：“都梁山周回三十里，在县南……；斗山周回二十里，在县西南，与都梁山相连，枕淮水险峻，名曰斗山。”只有这里才能符合吴国“防山以水之”的要求。笔者以为，顾炎武和《太平御览》中所说的斗山应该就是现在的洪山，淮河就是自北向南流到洪山才折向东流的，而自洪山沿淮河向东，还有马槽山、东山、尖山、乃至都梁山等一系列的山冈，在这些山冈和淮河之间就形成了极易古代人生活和居住的山前平原，而易守难攻的地理地势也极有可能成为徐国建都的所在。无论是裴李岗文化东下龙虬庄^[28]，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东进里下河浅涯平原，商周王朝政权的向东推进，还是吴取楚、楚攻吴等都证明了淮河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始，就作为一条重要的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孔道而存在，也作为经济和战略要地而发挥作用，有案可稽的诸如项王城、东阳城、皇城、柴王城、泗州城等都分布在此地或附近。现在的河桥镇和洪山乡的山前平原面积较大，经考古调查山脚下和平原上广泛而密集的分布着西周及后代遗址，其中六郎墩遗址已经过科学发掘，证明了调查的准确性（图一）。而在盱眙县淮河南岸的山前平原地带，只有这里才广泛分布着秦汉早期的遗址。同时淮河作为一条大河，也自然成为了天然的南北文化的分界线，也成为了一道南北政权的阻隔线，徐国在中央王朝的征伐和北邻诸侯国的骚扰的压力并且在吴国的默许支持下，迁居此地以自保的可能性极大。因此，通过对自然形势、历史文化背景、当前考古调查与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徐国在被吴国灭亡的前夕的政治中心应该就在洪山到河桥镇之间的地方，而特别是洪山和马槽山之间的地方尤其应该引起注意，因为这里挟两山之险，扼淮河之势。

《水经注·济水》末说：“偃王爱民不斗，遂为楚败，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者万数，因

名其山为徐山”。武原旧县在今江苏邳县西北。联系到文公七年徐人伐莒，莒离邳县不远，地尽冲突，当近情理。水经注同节又说临淮郡的徐县“故徐国也”。又说将来昭公三十年楚所灭的徐就在那里。徐县在今盱眙县西北，与彭原相去也不很远。春秋时淮水下游一带，地旷人稀，可随便迁移，偃王逃处偏北，后人又稍南下，建国于盱眙附近，也似乎可能。

四 结语

从以上的许多证据来看，徐属于嬴姓，与淮夷、奄、群舒等均属于东夷族系。至迟在西周初年开始强大并活跃。在周初他们住在山东半岛的西部，曲阜的东面。自从和殷、奄等国一起兴兵反周，即为周公所讨伐。但当时周公重点讨伐对象并不是徐和淮夷，而是奄和薄姑，奄的原地封为鲁，薄姑的原地封为齐。鲁国建立以后，徐和淮夷就成为鲁的心腹大患，继而受到鲁伯禽的打击，从而逃亡鲁南，安徽和江苏省的北部地区，即曲阜的南面。周穆王时期，徐王曾反周，“西讨，济于河”。周穆王被迫用三年时间平“东国厥戎”，可见当时徐国确实比较强盛。这一战事对周王朝和中国历史的触动肯定很大，所以在《左传》中把徐国列为周王朝之首恶，以及后来人们对此事记忆较深，从而过分夸大周穆王和楚国的功绩，神话周穆王，并且把以后对徐的战争都安在周穆王身上。徐国被周穆王打败以后，南逃到江淮之间西部，被分成许多同姓小国，分布在今安徽省自北到南的大片区域，这确实削弱了徐国的势力，使徐国安定了很长时间。直到周宣王时期，徐国联合起了众多同姓小国，又对周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周宣王又同样是用了三年的时间去平定它，这次讨伐成功之后，周王朝除继续分散它的力量以外，又采取了降其地位，并迁其到蛮荒之地，处于各强国的缓冲地带。不管是徐国自己沿淮河东迁下游，还是周王朝分封其于此，都客观上改变了徐国的力量 and 影响，使其既没有自主权，又不能在群雄中间有过多的强国的措施。虽然在春秋早期徐国在其他强国的帮助下还有过少许的征伐和会盟活动，并取得了短暂的利益，但在春秋中期就完全沦为楚和吴的附庸了。直到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吴国以“防山以水之”的办法将其灭亡于盱眙西南部淮河南岸的洪山脚下，徐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正如大部分学者所承认的，徐族、徐国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探讨徐族的主要部

分(也即王族力量)的迁徙变迁,对于少许徐人的迁徙活动以及徐国灭亡后徐族去向问题,我们将在以后做继续探讨。

附录:

徐国大事年表

(以经传为限)

公元前 668 年(庄公二十六年)
 经 秋 公会宋人,齐人伐徐。
 公元前 657 年(僖公三年)
 经 徐人取舒。
 公元前 645 年(僖公十五年)
 经 楚人伐徐
 三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楚人败徐于娄林。
 传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寻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厉,以救徐也。……楚败徐于娄林,徐恃救也。
 公元前 644 年(僖公十六年)
 经 冬十又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
 传 夏,齐伐厉,不克,救徐而还。……十二月,会于淮,谋郟,且东略也。
 公元前 643 年(僖公十七年)
 经 十有七年春,齐人,徐人伐英氏。
 传 十有七年春,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也。
 公元前 622 年(文公五年)
 经 秋,楚人灭六。
 传 六人叛楚即东夷。秋,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
 冬,楚公子燮灭蓼。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公元前 620 年(文公七年)
 经 冬,徐伐莒。公孙敖如莒莅盟。
 传 冬,徐伐莒,莒人来请盟,穆伯如莒莅盟。且为仲逆。及鄆陵,登城见之,美,自为娶之。仲请攻之,公将许之。叔仲惠伯谏,曰:“臣闻之,‘兵作于

内为乱,于外为寇。寇尤及人,乱自及也’,今臣作乱而君不禁,以启寇仇,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孙敖反之,复为兄弟如初。从之。

公元前 615 年(文公十二年)
 经 夏,楚人围巢。
 传 楚令尹大孙伯卒,成嘉为令尹。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
 公元前 613 年(文公十四年)
 传 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将如商密,庐戢梨及叔麋诱之,
 遂杀斗克及公子燮。初,斗克囚于秦,秦有轂之败,而使归求成。成而不得志,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乱。
 公元前 601 年(宣公八年)
 经 楚人灭舒蓼。
 传 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
 公元前 584 年(成公七年)
 传 吴始伐楚、伐巢、伐徐。
 公元前 538 年(昭公四年)
 经 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楚人执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
 传 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
 公元前 537 年(昭公五年)
 经 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传 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栝、麻之役。
 公元前 536 年(昭公六年)
 传 秋九月,大雩,旱也。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鬬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吴人败其师于房钟,获宫厩尹弃疾。子荡归罪于鬬泄而杀之。

公元前 530 年(昭公十二年)

经 楚子伐徐。
传 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鬬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谿,以为之援。

公元前 529 年(昭公十三年)

传 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

公元前 526 年(昭公十六年)

经 十有六年春,齐侯伐徐。
传 齐侯伐徐。……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郟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叔孙昭子曰:“诸侯之无伯,害哉!齐侯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我知肆’,其是之谓乎!”

公元前 521 年(昭公十九年)

传 邾人、郟人、徐人会宋公。乙亥,同盟于虫。

公元前 515 年(昭公二十七年)

传 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吴公子掩余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

公元前 512 年(昭公三十年)

经 冬十又二月,吴灭徐,徐子章羽奔楚。

传 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吴子怒。冬十二月,吴子执钟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灭徐。徐子章羽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逆臣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帅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

注:该大事年表所据均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1981 年。

[4][16]李修松:《徐夷迁徙考》,《历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5][10][11][17]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一周公东征史事考证四之五》,《文史》第三十二辑。

[6][15]何光岳:《徐族的源流与南迁》,《安徽史学》1984 年第 2 期。

[7][14]陈梦家:《佳夷考》,《禹贡》半月刊第五卷 10 期。转引自[3]。

[8][13]李白凤:《东夷杂考》,齐鲁书社 1981 年。

[12]以上三条均转引自[3]。

[18][19]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 1960 年;马宗焯在《春秋左传补注》中说:“奄本殷诸侯,故曰商奄”。《班簋》有:“王令毛公师邦冢君、徒御、职人伐东国奄戎。”郭沫若先生释曰:“奄戎即奄人”(《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班簋》)。

[20]承顾颉刚先生的说法。见注[5]。

[21]至今在河南省与安徽省的淮河北岸的交界地仍然存在淮滨县,不知是否与周宣王的“率彼淮浦”有关。

[22]陈国故址在河南省淮阳县,蔡国当时在河南省上蔡县。徐国所连通的江河,不一定是通两国国都的,也可能只是经过两国之地。(陈国与蔡国地望的详细说明可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23]依徐旭生先生的说法,楚国在楚穆王(公元前 625~614 年)、庄公(公元前 613~591 年)以前,兵力在东未能多侵入今安徽境内。而稍早的楚文王(公元前 689~675 年)也已经进入春秋时代。见注[18]。

[24]“诗经中的许多诗是东周人做的,也有许多是西周人做的,这是我们所信任的最古的书。”(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 1988 年。)所以《诗经·大雅·常武》中就没有提到楚国的事,也不会使我们引起误会,地点、事迹说的可谓明白无误。张华《博物志》虽然成书较晚,但显然是看到了前书的矛盾之处,只说“周王”而不说“周穆王”,只说“楚”,而不说“楚文王”或“楚庄公”即是对前书经过斟酌判断的结果。

[25]贺云翱:《徐国史初探》,《南京博物院集刊》(六),1983 年。

[26]《民国宿迁县志·疆域志》:“宿邑古徐州境,周为公犹、钟吾两国地。公犹先亡,地入于鲁,鲁亡属宋。《汉书·地理志》:“临淮郡有公犹县”。《元和郡县志》:“宿迁汉为公犹县”。《同治宿迁县志》:“古国汉县高均儒宿迁志稿曰:‘宿预即公犹之转音,其说近是。战国策智伯欲伐公犹,疑其地远不相属,按宿预故城逼近淮源,皆古淮夷之地,则周之公犹国当系淮夷郡长所居因以为名其部落者也。”《路史》中也记载有公犹之国。另据《宿迁市骆马湖以东的考古调查》(《东南文化》1990 年 4 期):“公犹始见于周代,附属于徐国,都城可能在今泗阳县郑楼乡古城一带”;钟吾国在今宿迁市晓店乡。

[27]以下无注者均引自《春秋》、《左传》和《春秋左传注》。

[28]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一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1]徐仲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9 年第 3 期;《西周史述论》,《四川大学学报》1979 年第 4 期。

[2][9]朱玉龙:《徐史述论》,《安徽史学》1984 年第 2 期。

[3]贺云翱:《徐国史研究综述》,《安徽史学》1986 年第 6 期。